

《西滢闲话》及其他

「现代评论」派杂文选

○『有奶便是娘』与『无奶不是娘』·陈西滢

○版权论·陈西滢

○吴稚晖先生·陈西滢

○批评与骂人·丁西林

○闲话·张奚若

○上海租界的杀气·松

○裴伦翠山居闲话·徐志摩

○『老章又反叛了！』·胡适

○『国骂』·冯友兰



文化艺术出版社

民国杂文大系

民国杂文大系（五）

《西滢闲话》及其他

——“现代评论”派杂文选

姜振昌 庄伟 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民国杂文大系(五)
《西滢闲话》及其它
——“现代评论”派杂文选
姜振昌 庄 伟 编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图文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242,000

1996年8月北京第1版 199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册

ISBN 7-5039-1485-8/I·643

(全10册)定 价:145.00元

出版说明

“民国”是中华民国的简称，史学界对这一名词的定义为：中国从清王朝灭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据此，民国的历史存续时间为1911—194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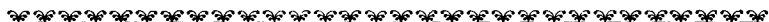
较之以往改朝换代不同，民国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政体。民国的38年，既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转变的时期，也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终结阶段。文学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人文心态、行为方式都有及时而具体的表现。在民国时期诸种文学形态中，杂文对现实及时而准确的反映远较其他文学样式为优。这不仅表现为杂文的文章数量远在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之上，还表现在功能上，即作品在社会、历史上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民国时期的杂文作为一种“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建立在传统文化的纵坐标和现实社会的横坐标的交汇点之上。对现实社会进行批评，旨在全面清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反抗现行的专制制度，从传统文化对现实的中国人的精神的养成的历史底蕴上来批评中国固有的文明，从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中深深隐藏着的中国人的劣根性来剖示人生的病苦，因而具有振聋发聩的思想力度，大大深化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上对“国民性”问题的发掘改造工作。作家们秉承实践理性精神，从日常生活现象和日常观念入手，用哲学的烛光和生命的情感去对待处于沉睡状态的事物，化腐朽为神奇，使得篇篇杂文汇聚成为深入中国社会底蕴的巨幅画卷。

民国时期杂文流派的演示，不管是同一时间内横的分化还是不同时期的纵的嬗递，总是伴随着探索意味的修正和超越，着力弥补旧有创作精神、美学意蕴的粗疏、浅显和片面性，纠正偏颇，努力使杂文这一文体臻于艺术形式的完善和人文精神内涵的深刻。因此，从流派的角度编选这套“民国杂文大系”并剖析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杂文流派，无疑是掌握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鉴赏杂文先驱者的创作成就，从中归纳整理历史脉络、发现和总结杂文发展的某些规律与经验教训的有效途径。

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对于民国时期的杂文进行全面的梳理工作始终未能展开，出版方面的空白，相应地使得研究工作滞后。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民国杂文大系”（凡10卷，250万字）奉献给读者。这套书对于浩如烟海的历史陈迹来说，虽不算是全面的，但却优选了最有代表性的流派，择取了曾经为人们最为关切的话题。在具体编排过程中，为了便于读者深入理解作家和作品，在每一流派的作品卷后都有一个“后记”，扼要阐述该派的产生、发展及其创作风格。也正基于此，本大系第二卷便以正式形成流派的“新青年”派排列起始，后面各卷依据时间顺序类推；同时又为了较为全面反映民国杂文的历史面貌，对于尚未形成流派的1911年至1918年间出现的作品，也汇集成册，在第一卷刊出。

我们希望这套“民国杂文大系”的出版，能使读者从这些关涉世道人心之论的历史回声中获得一些现实的启示。

目 录



上编 《西滢闲话》

中山先生大殓给我的感想·····	(3)
民众的戏剧·····	(6)
哀 思·····	(9)
小戏院的试验·····	(12)
中国报纸的外闻·····	(15)
独身主人萧士比亚兄妹·····	(17)
开铺子主义·····	(18)
“非利士第恩”(Philistines) ·····	(21)
清 宫·····	(24)
“观音”与国剧 ·····	(25)
“报娘恩” ·····	(26)
“一天星斗” ·····	(26)
文艺出版物·····	(27)
吴稚晖先生的著作·····	(29)

妙 论.....	(30)
洋钱与艺术.....	(31)
粉刷毛厕.....	(36)
黎明即起.....	(38)
东西文化及其冲突.....	(39)
拆了火炉搭凉篷.....	(41)
劝进表与伟人的传记.....	(42)
庆贺——小剧院——成功.....	(45)
善本展览会.....	(45)
五卅惨案.....	(46)
干着急.....	(49)
多数与少数.....	(52)
维 持.....	(54)
干 脆.....	(55)
智识阶级.....	(56)
行路难.....	(58)
象的故事.....	(60)
“乌龟坐电车”及其他	(61)
官气与洋气.....	(64)
模范县与毛厕.....	(65)
理 由.....	(67)
参 战.....	(69)
走马灯.....	(70)
争 点.....	(71)
利 害.....	(73)
“有奶便是娘”与“无奶不是娘”	(74)
刘叔和.....	(78)

南 京	(83)
中国式的外国医院	(85)
民 气	(86)
捏住鼻子说话	(87)
共 产	(89)
流 会	(91)
粉 饰	(92)
文章与饭碗	(93)
创作的动机与态度	(95)
版权论	(97)
吃饭与火并	(99)
捞油水	(101)
放 假	(102)
剽窃与抄袭	(103)
著书与教书	(107)
“首都革命”与言论自由	(110)
“表 功”	(112)
“管闲事”	(115)
法郎士先生的真相	(117)
再谈法郎士	(122)
吴稚晖先生	(127)
罗曼罗兰	(132)
线装书与白话文	(136)
再论线装书	(140)
苦力问题	(144)
空谷兰电影	(150)
中国的精神文明	(153)

文化的交流·····	(157)
小畑的小戏·····	(160)
飞机炸弹声中的感想·····	(161)
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上)·····	(164)
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下)·····	(168)
贫民与节育问题·····	(172)
节育问题·····	(175)
“尽信医不如无医”·····	(179)
西医问题讨论·····	(183)
谈世界文学史·····	(189)

下编 《西滢闲话》之外

苦 矣!·····	吴稚晖 (195)
怎么办呢?·····	吴稚晖 (198)
批评与骂人·····	丁西林 (200)
太上国民与国民太上·····	一 涵 (202)
鸦片与军械·····	皓 白 (203)
东大风潮与教育独立·····	雪 艇 (204)
人生观一打零两个·····	唐肇黄 (205)
言论自由·····	陶孟和 (206)
闲 话·····	张奚若 (210)
胡 说(一)·····	适 之 (213)
“五四”和“五七”纪念·····	皓 (217)
上海租界的杀气!·····	松 (218)
斐伦翠山居闲话·····	徐志摩 (220)
黄狗与青年作者·····	江绍原 (223)
宣 传·····	陶孟和 (225)

沪案杂谈	裴复恒 (228)
“老章又反叛了!”	胡 适 (230)
爱国运动与求学	胡 适 (235)
“爱国运动与求学”	刘治熙 (240)
“国 骂”	冯友兰 (243)
说几句话	郁达夫 (245)
咒《甲寅》十四号的评新文学运动	郁达夫 (248)
闲 话	涵 庐 (252)
读《兰生弟的日记》	郁达夫 (254)
“整理国故”与“打鬼”	胡 适 陈 源 (257)
武器与武士	西 滢 (264)
物资文明的上海	西 滢 (268)
漫游的感想	胡 适 (271)
官 僚	西 滢 (284)
日本闲话(一)·普选	西 滢 (287)
日本闲话(二)·汤屋	西 滢 (292)
日本闲话(三)·警治	西 滢 (296)
名 教	胡 适 (299)
后 记	(309)

上编 《西滢闲话》

编者按：“现代评论”派以《现代评论》为阵地，自1925年4月起以“闲话”为题或辟专栏，发表了大量短篇杂文（起初各篇均无标题），其中陈西滢的最多。1928年6月，陈西滢亲自筛选了自己这些作品的大部分（各篇都加了标题），结集为《西滢闲话》，由新月书店出版。本着既尊重历史又尊重作者个人意愿的态度，上编即以新月书店版的《西滢闲话》为底本加以校勘编排。

中山先生大殓给我的感想

今天孙中山先生移灵到西山去，丧仪似乎比上一次有纪律，有秩序得多，可是送葬人的行伍虽然整齐些，他们的态度却大不及上一次的严重了。

我们站在路旁，只见一队一队的青年过去，口中喊着：

“打倒帝国主义，嘻嘻！”

“打倒封建军阀，嘻嘻！”

“中山主义万岁，嘻嘻！”

这“嘻嘻”两字，是我加上去的，可是读者假如留意我上文用的是“见”字，不是“听”字，大约不会说我是诬蔑他们吧？因为那些高声呼号的青年们，实在十个中八个是在笑着。他们也许觉得在人前这样的呼号是很好玩的，所以高兴的笑着，也许觉得在人前这样的呼号是怪不好意思的，所以搭讪的笑着，可是，无论如何，他们忘记了他们是在送殡，送一个他们最崇拜，最景仰的伟人的殡。

我们觉得无声的悲哀是最沉痛的悲哀，无声的行列是最严重的行列。在孙先生大殓的时候高声的呼号已经是错了，何况那些呼号的青年们，十个中八个是在笑着。

尤其使我觉得难受的是看见许多十岁左右的小学生也在把这四五句口头禅高声的叫着。他们的笑是应当的，因为他们本不懂得他们叫的是什麼。可是为什么教他们这样的叫呢？

也许我受了英国思想自由的毒，我总觉得一个信仰必须有理智做根基，才算得是彻底的信仰，要不然只好算迷信。我又觉得迷信的势力虽然大，虽然历史上的事实大半是迷信驱策出来的，究竟总得有彻底的信仰，世界才会有进步。我并不反对人家提倡某种宗教，我却不赞成把任何一种的宗教信仰灌输入孩提的头里去，我并不反对人家提倡某种政治学说，我却不赞成把任何一种的政治学识去教智识未开的幼童。我以为一个懂得你的反抗者比一个盲从的信仰者有价值的多。

萧伯纳说：“世界上只有一条金科玉律，这条律说，世界上没有金科玉律。”

就是金科玉律，经了年月，换了地点，也免不了修改，何况本来就没有什么金科玉律呢？

他们的呼号，使我想着中山先生的三民五权主义，同时也联想到英国有两位大文豪也不约而同的希望我们恢复考试制度，一位还希望恢复弹劾制度。

一九二一年六七月间我同章行严先生见过几位英国政治思想家，里面有一位是小说家威尔思（H. G. Wells），一位是戏剧家萧伯纳（G. B. Shaw）。

坐在他乡间园中谈到中国的时候，威尔思这样的说：

民主政治并不是万能的圣药。现在各国都在模仿英国，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可是中国虽然在许多方面是向来非民主的，例如没有代议制度，在别种方面，却很合民主的精神，例如科举制度。在科举制度底下，谁都能爬到国中最高位置。你们为什么不恢复那制度呢？自然恢复的时候，应当适合现状，譬如不考四书五经，考新的学问……

他又说：他自己正想写一本书，叫《人的选择》。什么人最配干什么事，什么事需要什么人，一定有一种选择方法。选工业

专家有工业专家的选法，选学校教师有学校教师的选法。他说这本书在小说之外，当最先出版。可是四年来他又写了好几本书，这一本还没有出现。

称赞弹劾制度的也是威尔思，可是我的日记上没有记下来，现在想不起他怎样说的了。

萧伯纳说的更有趣了：

配治人的才可以治人。“为人民的利益，由人民主持的人民的政府”这一句话，从林肯首倡以来，成了口头禅了。但是人民是不能主持政府的。他们连戏都不会得写。假使有人说戏剧应当是“为人民的愉快，由人民编著的人民的戏剧”，我就要说他们是瞎说。人民是不会写戏的。他们要戏，他们就得请教我。政府也是一样的。英美历代相传的见解是谁都能治国。中国历代相传的见解可不同了。治人的一向须经过一个智识的试验。试验的方法也许很糟，意思却并不错。困难的地方就在怎样想出一个着实可靠的试验方法来。

威尔思与萧伯纳，虽然以小说家戏剧家出名，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很有些贡献。他们像一般近今的政治思想家，都对于民主政治，非常的怀疑，可是想不出什么具体的替代方法来。威尔思说过：“只要有十分钟的工夫，我们便可以把民主主义打得体无完肤，可是其余的主义，不消五分钟便可以打得落花流水了。”这句话很可以表示一般近今政治思想家的态度。考试制度和弹劾制度也许是一种补救的方法，至少他们以为在中国是值得试验一下的。不过在他们是“姑妄言之”，在我们也是“姑妄听之”，偶然想到，翻开日记本，译述于此。我并不说中山先生提倡的考试权和弹劾权，经过他们不约而同的赞成，增进了多少价值。只是，我希望崇拜孙先生而“仍须努力”的人，努力下些研究的工夫，

使他的主义成一种更完美而能应实用的学说，不要仅仅在宣传方面努力。要不然，孙中山先生的主义虽在口头，在纸上“永远不死”，在实行方面能够说得定“永远不死”吗？“行之匪艰，知之维艰”，孙先生的这句话，是应当时刻记在心上的。

民众的戏剧

凡是关心艺术，眼光明了的人，谁都相信中国的旧戏是应当改良的，新戏是应当提倡的。我们也赞同这样的意思。可是一般提倡新剧的人，我们以为大都走进了“此巷不通”的死胡同。他们只知道新剧是要提倡的，他们却不问怎样的新剧是可以提倡的。他们不问一出戏是不是完全西欧的特产，里面的风俗思想能不能得到中国观众的了解；他们更不问一出戏是不是改头换面的旧戏，只有旧戏的短处，没有旧戏的长处；他们只要看见“新戏”的招牌，便觉得义不容辞的应当往观了。他们也未尝不觉得坐在家里舒服得多了，同朋友闲谈有味得多了，但是为了提倡新戏，不得不做多少的“牺牲”。所以他们坐在剧场里，恭恭敬敬，肃然穆然，挣扎着不让那与时俱增的呵欠，占据胜势；他们面上的神色，无异乎临刑，他们的前后左右也大都如此。

自然旧戏场中他们是不肯涉足的。可是假使他们高兴进去站一小时（自然是说名角登场的时候，其余的时候，剧场不过中国的一种交际场，又当别论），他们一定会很奇怪的看见一般的观众，目瞪口呆，摇头摆尾，手舞足蹈的置身剧中，忘记了一切忧

闷劳苦，忘记了他们自己。

戏剧是民众的艺术，尤其是娱乐民众的艺术。你们要民众舍弃了消忧忘愁的旧剧，来随了你们去“牺牲”，上法场，能不能有成功的希望？你们走的是不是死路？你们怎样会得到民众的赞助？

也许一般热心新剧的先生们，太太们，小姐们看到这里，又要勃然变色，痛骂我们为顽固，为“好古”，为提倡旧剧，为排斥新剧。

可是我们不能承认受罪，牺牲，是惟一提倡新剧的途径。我们相信新剧是应当提倡的，但是又相信必须能给人愉快的新剧方值得提倡。我们不信旧戏是可以永久的，但是我们又相信它有不可掩蔽的动人的魔力，很值得戏剧家的研究。总之，我们相信活的戏剧，好像活的树，不能随随便便的改植在水土极不相似的地点。我们相信我们要栽树，先须研究那地方的土质，气候，湿度，我们要创造戏剧，先须研究人民的思想，习惯，嗜好。

为什么旧剧的魔力那样的大？因为旧戏不仅是纯粹的戏剧，它是有丝竹歌唱的，它是有合节奏的举动，合条理的舞蹈的，它是有鲜明夺目的衣饰的。所以中国的旧戏在戏剧的艺术以外，包含声的艺术，色的艺术，动的艺术，虽然没有一件不简单，没有一件不粗陋。现在的新戏，只有“文明戏”还能够比较引动观众，而这种“文明戏”，不过是没有音乐，没有颜色，没有合节奏的动作用的旧戏，它在戏剧艺术方面的幼稚可笑，不亚于旧剧，却又不像旧戏，没有别种艺术来补救，怎样能不相形见绌呢？

所以戏剧的将来至少有两条路。一种是纯粹的对话剧，自然这须是有趣味，有艺术，有意思的对话剧，不是冒牌的改头换面的旧戏。可是我们恐怕二三十年内，这种戏剧只会博得少数智识阶级的赏鉴，所以很难成良好的职业的组织。至于民众的戏剧，